

西
莊
始
存
稿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九

書

與顧震滄司業書

末學小生跼伏海隅欽慕道範久矣末由握衣講席一聆高論比來京師味經先生以賤名達之左右先生荅書恨不得面晤以當代大儒通懷樂善如是且感且愧伏讀尊著尚書質疑議論新特多發前人所未發第其中考據有未的者尚宜酌定謹摭一得奉聞或即鳴盛之所以報知己也有苗論謂禹無徂征之事其文蓋出於劉歆按禹之征

苗詳載汲郡古文及墨子兼愛篇舞干羽事則韓
非子淮南子及皇甫士安帝王世紀皆有之又案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三十四篇與伏生同內盤
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
同卷實二十九篇二十四篇增多者伏生所無內
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增多之篇自武帝時已
入中秘劉向校古文著於別錄歆領校秘書卒父
前業及平帝時遂立古文於學官建武之際亡武
成一篇故班志載五十七篇永嘉亂後增多者又
復亡失梅賾乃奏上二十五篇孔穎達遂誣二十

四篇爲張霸僞造今大禹謨乃蹟所上而以爲作
於歌歆乃親見古文者恐無僞作之事其宜酌定
一也九江不從胡周父洞庭之說可云卓識第以
烏白江等爲卽湖漢九水入彭蠡者似不能無誤
案禹貢九江凡四見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過
九江至于東陵此皆江北之九江在尋陽者也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此江南之九江在豫章者也陸
氏釋文並列二條致後人無由分析然考漢志豫
章郡鄱陽鄱水西入湖漢餘汗餘水東北至鄡陽
入湖漢艾縣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新淦淦水

西入湖漢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蜀
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
南壘彭水東入湖漢雩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
行千九百八十里其水皆在彭蠡之南似未可與
尋陽九江在彭蠡之北者合而爲一且宋儒所引
以証九江即洞庭之說者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
雩西北一語似爲可據考今武昌府通城縣距府
城西南五百里本漢下雩縣東竟又一統志載岳
州漢下雩縣地而杜佑謂尋陽舊在蘄春郡界是
九江在下雩之北或當時犬牙相錯其界更及於

西故水經云西北耳若洞庭則在下雋西南湖漢
九水則在下雋東南安得在西北乎故九江斷以
尋陽爲準主洞庭者游談無根固不足辨主湖漢
者與經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文顯相背而以湖漢
與尋陽合爲一尤非也先生又謂洞庭之名始於
屈原案山海經沅水西合洞庭中又湘水出舜葬
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又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之是洞庭之名其來已久而戰國策吳起對魏
文侯三苗之國左洞庭云云其言亦在屈原前其
宜酌定二也泰誓多可疑論謂後人增益案今泰

誓出於梅蹟亭林顧氏駁之數條是矣中一條云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托
之乎夢其誰信之按國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太誓
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宏嗣
曰太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亭林不知其出於
外傳而加以掊擊先生采之似亦未安其宜酌定
三也以上諸事固皆無關大義然要不可不正納
細流於滄海集飛塵於華嶽竊不勝拳拳之誠惟
先生垂察焉

與孫中伯舍人書

昨在書局晤次大兄極論朱子于論語克已復禮
節數語之間而兩已字忽作異解殊屬非是已字
原非不好字面豈有下云爲仁由已而上已字乃
作私欲解者乎古書克多訓能直是能于已身復
禮便是仁耳此說似直截痛快弟返寓後檢注疏
馬融曰克已約身與朱子說不相遠左傳昭十二
年述楚靈王淫侈惑子革諷諫不食不寐數日不
能自克以及于難杜預曰克勝也其下即引仲尼
曰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
谿正義載劉炫說云克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

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
慾身得歸復于禮如是乃爲仁也是朱子上與劉
炫合又上與左氏合矣大兄力加掊擊何未考及
此乎夫復性之功在閑情而已明善之道在去惡
而已譬如止水爲泥沙所淤則濁明鏡爲塵土所
掩則昏治之者但當去其泥沙塵土而清明之本
體自見若不加澄汰刮摩而遽欲復其本體將從
何處下手下節四目正指克已而言也巧于立說
者必謂但從下流澄汰終不濟事湏于本原上疏
通不知此正是怕去實在用功強尋好看話頭耳

人心實被泥沙壅塞已久乃曰我自有本原在此
下流泥沙不足爲慮且姑置之乎人生時日無多
盡爲一切閑議論閑爭辨牽混過去如朱子解克
已即使其說果非若誠能用其說以克已豈無效
乎不此之務而乘間抵隙以攻之攻去彼說于我
之身心無益也療饑者當以食若終日論說彼嗜
甘此嗜辛噍噍角鬥腹終不飽也治病者當以藥
醫之用藥其切脉處方誠不可不慎然恐用藥有
誤終不肯服藥終日論說病終不痊也惠先生士
奇禮說以師氏三德二曰敏德爲即克已之謂其

說與大兄合惠氏之學專宗漢儒今于克己之說
痛詆劉炫以其非漢人也然左氏已作此解左非
周人乎馬融亦作此解馬非漢人乎是非宗漢特
有意與朱子立異耳弟嘗怪毛西河輩陷溺其心
有意翻朱子之案以快其胸臆夫孔子之道得朱
子而後明朱子而可毀也將孔子亦可毀乎惠氏
于訓詁甚精非毛氏比然其有意與朱子立異之
處我輩亦勿效也率爾妄論求教如更有見不憚
往復爲幸餘不多及

論

春秋論

春秋之學凡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三傳相合者後人無可置議也惟三傳本自互異者當更折衷之耳乃啖助陸淳趙匡輩創爲信經駁傳之說而又以書法立爲義例駕空鑿虛各據己私以窺測聖人之旨至宋胡傳出而失真彌甚矣豈不重爲此經之厄哉左氏親受經于聖人公羊氏穀梁氏皆子夏弟子相去不過再傳其是非必不大謬然猶有互異如尹氏之類者蓋晚周兩漢諸儒受經各守師說往往如此無足異也後人于此會通以求

之或更參合他經以定之皆可也先師鄭氏康成
鉞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蓋會通三
傳不主一師此鄭氏家法也唐諸儒自詡獨抱遺
經束三傳于高閣然書法當從事實廢左氏而空
言書法可乎公羊穀梁發明書法親得之于孔氏
之門廢公羊穀梁而言書法又可乎至胡傳出而
支離迂腐臆斷胸馳傳亡而經亦亡矣自故明以
胡傳試士舉子奉此爲兜園冊而試官取事之因
傳連及者併出之號爲合題于是此經之義若射
覆然可謂陋矣夫聖人之修春秋也於述之中微

示作之意也昔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列國亦各有史記如韓宣子所見之魯春秋是也是故惠公以前之春秋聖人所善而仍之者也隱公以下史不闕文事不紀實而又適當平王四十九年王迹將熄之日故托始於此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盟則書盟會則書會以至卒葬戰伐殺弑皆因赴告之文史記之舊此通例也史之所無補以示義史之所有列以示戒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止竊取之通例者聖人之公心特筆者聖人之

精義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而善惡之大者微者則用特筆以發之如此而已矣然此皆不外三傳求之可也如唐宋諸儒之論以爵位名字之類定爲褒貶予奪則旣失其本事之實而亂臣賊子空名亦無以懼之匹夫而僭賞罰之權尤不足以服亂賊之心凡若此者皆不可從也夫唐宋諸儒所以多謬說者以其欲廢傳也倘能于三傳之合者則仍之惟互異者始從而折衷之而折衷之法亦不離乎傳也則又安用此紛紛者哉

灌嬰論

漢諸呂之平也灌嬰之功爲大何則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產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大尉而誅諸呂者陳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奸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見不可撲滅者乃聽張辟疆狂豎之言請拜產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然則啟呂氏之亂者平勃也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平勃以爲無所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亦平勃也幸而產祿本庸才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

間而亂卒平功盡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之時嬰之遠慮實有過人者且夫齊王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琅瑯王兵并將而西也此時呂產獨使嬰擊之說者謂非君命而受其使後卒以靖亂以此予嬰之能權嗚呼此豈特權而已夫嬰高帝宿將諸呂於此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一旦假以重兵使得專制閫外此必嬰平日僞自結於呂氏若樂爲之用者而始得此於產旣得兵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之其時呂氏亂謀急矣顧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與

敵連和以觀變恐猝發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
故猶豫未忍決於是平勃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
權而誅之然則平勃之成功嬰有以助之也說者
又謂嬰不以此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共誅諸呂
乃案兵無動此嬰之心可疑夫大尉入北軍呂祿
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如振槁葉耳若嬰合齊兵而
歸遽以討呂氏爲名則呂氏亂謀發之必驟將印
必不肯解而大尉不得入北軍矣彼必將脅平勃
而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不戕數萬
之命不止我故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之時此嬰

之遠慮也乃後人論安劉誅呂之功莫有及嬰者何哉

考

緯考

緯書者經之緯也亦稱識劉熙釋名以爲識織也其義織微秦語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此似緯之始也而張衡則云自漢取秦莫或稱識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蓋其說盛于王莽是以書正義云秦焚書後羣

言競出緯文鄙近不出聖人通人考正謂起哀平
後光武尤加敬信故東漢以緯爲內學如夏侯湛
稱東方朔研精圖緯蔡邕稱郭有道探綜圖緯皆
是也隋志謂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後又重
其制隋高祖禁之愈切煬帝發使四出搜天下書
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禁之自是無復其學然禁緯
不始于宋漢之末世已禁之故鄭康成箋詩注禮
多稱說正義以爲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又引鄭
志荅張逸問爲證而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亦云然
惟是上雖禁之而當時傳習者多故晉泰始三年

禁緯而禮志所列仍有天皇太帝五帝名後魏太和九年禁緯而祀典亦有天皇大帝五帝名東平王蒼所校郝萌所撰宋衷所注南北朝文士每多援引宋均注易緯九卷詩緯十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春秋緯三十八卷論語緯十卷孝經緯五卷鄭康成注書緯三卷詩緯三卷猶載于唐藝文志予嘗考之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合四十五篇七經緯三十五篇合河洛七緯爲八十一篇七緯篇名見後漢方術樊英傳注謂易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璇璣鈴

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推度災記歷樞
含神霧禮含文嘉稽命微斗威儀樂動聲儀稽耀
嘉叶圖徵孝經援神契鉤命決春秋演孔圖元命
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
漢舍孽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此外散
見羣書者易有天人應書有洛罪級禮有記默房
瑞命記樂有五鳥圖孝經有中黃讖威嬉拒左右
握雌雄圖分野圖內事圖春秋有命歷序少陽篇
玉版讖孔錄法揆命篇則皆七緯之小篇名矣李
尋云六緯不數孝經耳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李鼎

祚周易集解所載康成注鼎舉之蓋其正篇也三十篇則支別也今散見羣書者河圖二字有叶光視萌絳象玉版龍文考鉤龍魚三字有握拒起真紀鉤記命符挺佐輔稽耀鉤帝通紀帝覽嬉括地象始開圖闔苞受赤伏符會昌符合古篇提劉子秘徵篇錄運法洛書有靈准聽甄曜度摘亡辟寶號命錄運期或正或別今皆不能辨矣又有論語識在七緯之外篇名有曰陰嬉曰撰考曰崇爵曰紂潛曰摘衰聖曰摘輔象曰承進誠若夫緯書有緯有候緯則諸經之緯候則尚書中候是已案璇

璣鈴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
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
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考中
候篇名曰勅省圖三皇五帝事也曰運衡曰握河
紀堯事也曰考河命堯及舜事也曰稷起稷事也
曰契握契事也曰雒予命湯事也曰我膺瑞曰雒
師謀文王事也曰合符后武王事也曰準纖哲齊
桓公管仲事也曰霸免五霸事霸把也把天子之
事也曰覬期秦事也曰苗興聖人苗裔興起也曰
摘雒貳曰儀明不知何指其篇數可考者後漢曹

褒傳注引宋均云堯巡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
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凡三篇在中
候也則知考河命有三篇其餘不可知矣此外又
有曰神靈圖曰孔子有雒識曰五帝鉤命決圖曰
孔老識曰老子河洛識曰尹公識曰劉向識曰堯
戒舜禹曰孔子王明鏡曰郭文金雄記曰王子年
歌曰嵩高道士歌曰孔子閑房記蓋雜緯也以上
諸名皆子從羣書采獲者也歐陽永叔欲取九經
正義刪去識緯其言不果行至南宋諸緯並亡惟
康成注易乾鑿度存此外偶有存者皆後人僞造

不足信矣拘儒之論以康成注經引緯痛加詆訶
然朱子論語集註用馬融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
夫爲妻綱乃禮舍文嘉文詩集傳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乃易乾鑿度書考靈曜洛書甄
曜度文未嘗以爲朱子之病何獨責康成哉摯虞
文章流別論云緯候之作雖非正文之制取其縱
橫有義反覆成章劉勰文心雕龍云六經彪炳而
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識歲蕤沛獻集緯通經
曹褒撰識定禮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
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論之精矣若乃

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平子恐其迷學奏令
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此平允之論也作
緯考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

辨

書金縢傳說辨

書金縢孔傳直以我之弗辟爲刑辟之辟并即以居東二年爲東征誅管叔之事蓋據大誥序武王沒三監及淮夷叛云云又據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云云其說與詩豳風鴟鵂篇序相同似爲可從然據此而論則是周公作鴟鵂在旣誅管蔡後惟旣誅管蔡成王尚有所不釋然於中者故以鴟鵂曉王而王乃往迎之且得金縢之

書而始深信之也是說也其辨有四夫漢昭帝尚
能知上官桀之詐霍光之忠今成王賢於昭帝周
公親於光豈逆料成王懵愚不可感悟必待既誅
後始以詩貽之其辨一也流言者如無源之水泛
濫淫淫無從測其所由來也管蔡若挺身而出明
言周公之罪則不得謂之流言而管蔡固有所不
敢且使管蔡明言周公之罪成王亦未必信而管
蔡又不若是愚惟其既藏禍心又實懼罪故煽流
言以搖動之彼則坐而觀釁此其初起時王不知
其言出誰口中外臣民亦不知其言出誰口而周

公烏從知之夫不待諮訪聞捕風捉影之一言遽
加刃於其親兄雖大忍人不爲而周公爲之乎其
辨二也人方以流言加我此直以清君側爲名我
未嘗稍向君前自解并未嘗請之於君遽興兵誅
之而歸此其身犯不韙固非聖人所敢出況跋扈
之狀顯然猜忌之隙愈開豈一詩所能解乎其辨
三也讀書者與其信傳不如信經蔡氏謂秋大熟
係於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歸蓋二年秋也東
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
明矣此其牴牾不合明在尚書豳風正文之中豈

不足信而必據毛序以駁尚書若蔡仲之命出古文尚書本不足信縱使可信而其所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云云則又不過撮舉一事之始末言之始於流言終於致辟云爾命蔡仲之辭其體格自應只如此略叙無暇詳述避居作詩也豈必即以致辟事膠黏流言之下乎其辨四也鄭康成箋詩讀我之弗辟爲避而以居東二年爲周公避居東土蔡氏因之釋罪人斯得云流言方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後王始知流言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下遂接于後公乃爲詩貽王蓋鳴

鶚正是避居東土二年後所作方流言初起管蔡
蹤跡陰狡猝難追究而周公周詳審慎不可遽與
之辨又不忍遽殺其兄迨避居二年絕無影響其
說亦將自熄且周公積誠相感成王亦當稍悟然
後鷗鶚作焉然則周公一詩之作亦必待成王稍
悟方敢以陳於王前而謂敢於罪人未得時遽稱
兵擅殺乎迨至風雷感泣發匱得書皮弁親迎之
後周公之寬大白成王之心大悟管蔡之罪大彰
乃敢用我斨我斧奉王命而討亂賊由此觀之居
東二年征東三年自是兩事豈可併爲一談牢不

可破也難者曰子旣斷從鄭箋不從毛孔矣乃朱子於鴟鴞詩集註仍依序說者何居曰是則朱子集中與蔡沈手帖固可據矣帖不云乎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此朱子之定論而鴟鴞之註乃未及改正之筆也又何疑焉

詩序辨

古人作詩必無徒作必有感於政事而後作太師采詩亦非徒采必有繫於政事而後采古王者夙夜畏威惟恐政有所闕故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此所以有大雅小雅也巡狩之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所以有十五國風也太師得詩未敢遽獻必窺其詩之所由作而大書其篇首曰某詩爲某事作也然後貢之天子布之樂官焉然則今所傳古序乃當日采詩太師所題孔子懼失其傳特重加潤色以授子夏者耳此詩之所以與國史相表裏而采詩之官廢則國史亦廢春秋所以不得不修也宋儒鄭漁仲輩憑一時之臆見取千餘年相傳之舊而深詆之夫宋儒之不信古序蓋因詩辭隱躍不露遂疑

古序爲鑿空撰出耳不知古詩與近體判若秦越
近體不成爲詩猶真書不成爲字今日讀漢魏六
朝樂府若無解題猶不能辨其爲何語而何況三
百篇執近體以例漢魏六朝樂府已不可而乃欲
執以例三百篇此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蓋
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
是也有言此而意在刺彼者叔于田椒聊之類是
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卷耳江有汜采芣之
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其失自見
者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之言

者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鴟
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碩人猗嗟之
類是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載
馳有頍者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
者楚茨之類是也有辭初緩而漸近者旄止四月
之類是也有言輕而意實重者凱風之類是也有
首章辭意已盡後數章但變文疊韻者樛木螽斯
黃鳥無衣綿蠻之類是也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
之言者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
意後數章皆託他人言者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

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即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故序之於詩爲功甚大若讀詩序而必據經傳中確有實事相合者方以爲信否則盡以詩無明文疑之然則就其確有實事之詩如碩人清人黃鳥鷓鴣其詩亦皆隱躍不露未嘗直指爲某事儻今日無左傳尚書証之則宋儒必亦將痛訶古序爲鑿空撰出矣嗟乎假令本無此人本無此事詩本非爲此事作而鑿空撰出雖孔子亦有所不能况漢儒哉即能爲之人亦孰信

而孰傳之且夫從序說則詩無一篇無關繫者從
宋儒說則皆里巷狹邪之歌男女燕嫖之作朋友
贈答之空言文人閑適之支辭而已詩而如是不
必待孔子之刪當日太師奉天子命爲采風鉅典
而取此等詩貢之天府彼淫奔者儼然挾其閨房
調笑惟恐人知之言傳之通邑大都上之國君君
儼然取其境內之淫詩而畀之太師太師取淫詩
獻之天子天子覽淫詩特命播之官縣而列國公
卿大夫宴饗盟會之間歌淫詩以見志如左氏傳
所記皆事之必不可信者也

詩亡辨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也者諸侯不貢詩
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則雅亡風
存風雖存而不入樂故也而說者則曰雅之亡於
幽也固已若風則自幽以後諸國亦各自有詩邶
鄘衛有桓莊釐惠襄之詩檜鄭有桓莊釐惠之詩
齊有桓莊之詩魏有桓之詩唐有桓莊釐惠之詩
秦有桓莊釐惠襄之詩至於陳之株林澤陂曹之
候人鳴鳩下泉則并有頃王詩焉即以王論黍離
君子于役君子陽陽楊之水中谷有蕓葛藟諸詩

平王詩也豈必皆四十九年前詩乎兔爰采葛大車桓王詩止中有麻莊王詩也豈非四十九年後詩乎而烏得謂亡然則聖人之春秋自頃王後始從而定之而其前猶仍史記之舊也此一說也說者又曰平王後雖有詩不得列於雅而下夷於侯詩所爲亡與此又一說也由前之說風詩一日未亡春秋一日可不論定聖人何不并惠公以前之春秋並存之而斷自平王也且風亡於頃王而雅則先亡於幽王矣然書止於文侯之命猶未忍絕望也若必待變風終于陳靈然後爲詩亡則春秋

不當托始於隱公自呂成公主此說學者多惑之此其說謬也由後之說風雅頌即詩之譜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其體格音調截然不同當時作者亦如今之度曲依其譜之腔調而作後人覽之若爲風若爲雅不能以私意爲升降如賓之初筵武公悔飲酒宜列於風而列於雅七月流火周公陳王業宜列於雅而列於風皆作者體格如此故朱子曰不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是當時自如此潛室陳氏亦曰雅亡獨有民俗謠歌故止可謂之風非聖人降之也深寧王氏亦曰左傳襄二十九年

季札觀樂於魯已爲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
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晉范甯穀梁傳序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胡文定因有降爲國風之說王自降乎樂官降之
乎抑夫子降之乎此其說謬也然則詩亡之義何
居夫詩與樂相表裏而雅則入樂風不入樂者也
吾觀春秋衛獻公享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章知
不但正雅入樂變雅亦入樂焉吾觀詩言以雅以
南周禮籥章敝豳詩以逆寒暑而六經論樂無及
風者知風惟二南與豳之七月入樂而其餘皆不

入樂焉文獻志程氏言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笙由庚鵲巢射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出南雅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敘諸國自邶至豳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蓋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如程氏言并謂古無國風之名今按左傳言風有采蘩采蘋禮記言正直而靜廉

而謙者宜歌風風之名自古有之要之十三國不入樂則可信也夫三代以上以樂造就人才昭示功德者非以其詩之辭也其感應微妙盡在於聲容歌舞之間兩漢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聲詩之道遂絕後世人才所以不及古人功德所以不能及遠皆由於此然則雅詩惟可入樂故不能爲功於王迹而賴以存風詩惟不可入樂故不能爲功於王迹而不足賴以存東遷以後西京簫簾蕩然無存大師旣不脩春誦夏弦之教而宗廟

中又無功可象無德可昭於是雅詩一體遂失傳而王國之民欲寫其太息愁苦不得已取列國之體格效爲之則亦不過傳之里巷賦之宴會與此十三國等而已夫旣不可入樂無益於教化無關於功德雖有詩謂之亡可也當詩之未亡則詩在即史在故惠公以前之春秋不論不議當詩之已亡則史在即詩在故平王以下之春秋大書特書且更有微意焉王處衛後而不次二南恐其近於正而不著其變也亦猶書王而去天之意也不名爲周而仍號爲王嫌其混於侯而自亂其例也亦

猶序王人子突於侯上之意也蓋自幽王後又遲
之四十九年而不忍以春秋遽接雅亡之後使幽
之後又有如成康者出焉則禮樂再興雅不亡迹
不熄矣又何待春秋也哉彼以變風終於陳靈爲
詩亡又以黍離降爲國風爲詩亡皆讀書不知原
本者已

周敬王以下世次辨

史記十二諸侯及六國表紀年歷然分明然自敬
王以下年代世次諸說互異竊謂史記爲得其實
年表敬王元壬午崩甲子凡四十三年其三十九

年爲魯哀公十四年則獲麟之年也四十一年爲
魯哀公十六年則孔子卒之年也敬王實崩於哀
公十八年敬王子元王元乙丑崩壬申凡八年元
王子定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其元年爲
魯哀公二十七年左傳盡此明年哀公卒其說如
此左傳哀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案其
事似敬王有四十四年與史記異又汲郡紀年敬
王元壬午崩乙丑凡四十四年元王元丙寅崩壬
申凡七年較之史記敬王多一年元王少一年是
敬王以哀公十九年崩矣然正義云叔青如京師

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考之魯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至秋來求賻以魯不會葬又不共奉王喪也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明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其急緩也若是况哀公之季采邐年始往固無足怪不得執此以疑史記也世本則以定王爲貞王且以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亦立其元王之名與史記名仁互異及以敬王亦爲崩於哀十九年皆姑置勿論惟史記元王爲定王父世本元王爲貞王子則迥不相合矣宋忠爲世本註亦疑而不能定夫年代旣遠世次顛倒

理固有之但本紀定王有三子爭立事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立三月弟叔殺哀王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弟嵬殺思王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元王旣無此事則馬遷於此不應亦誤世本未足信也杜預世族譜又以爲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如此則敬王崩於癸亥元王元甲子崩癸酉其說與史記及左傳紀年世本諸書皆不同不知所據云何恐未足信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青逾三年而會葬殊覺遠於情事矣最後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又謂敬王

元巳郊崩壬戌凡四十四年貞定王元癸亥崩壬申凡十年元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一年公子爭立立嵬爲考王年表巳郊爲景王之二十三年景王崩於辛巳凡二十五年如謚說則景王當削去三年以二十二年戊寅崩矣國語景王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則謚之言妄矣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青逾四年而往此尤必無之理也其以定王爲元王父亦襲世本而遂以三子爭立皆移爲元王以就其說但以十一年癸未三晉滅知伯則滅知伯

乃十六年戊子事是年爲晉哀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杜預引世家及年表以解左傳其事甚明吳師道校鮑彪戰國策註亦同安得以爲癸未事乎又索隱亦從世本以定當爲貞字之誤而曰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通於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爲貞定王未爲得其實案國語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又敬王十年劉文公萇宏欲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劉其不沒乎二十六年殺萇宏及定王劉氏亡是外傳與史記合周有兩定

王明矣韋昭強改爲貞抑思國語所紀何容兩處
並誤耶若所謂貞定王者據小司馬係謚妄造今
俗刻紀年亦作貞定詎有汲冢之文預同士安之
說此則後人所改也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

西莊始存稿卷三十一

題跋

歐陽氏詩本義跋九則

新臺蘧蒢戚施鄭傳釋蘧蒢爲口柔戚施爲面柔
歐陽氏引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蘧蒢不可使俯
戚施不可使仰似爲有據但鄭以此指宣公蓋二
者本是惡疾國人惡宣公故以惡疾刺之歐則謂
指國人云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又或俯面不欲
視之第思如此解與上文燕婉之求一句語氣如
何接而得此不殄四字如何解乎且國人惡宣公

乃反詈他人之惡宣公者以惡疾有是理乎

氓三章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衰鄭以桑未落爲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食甚歐駁之云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秋安得有甚子案周仲秋今六月也乃桑甚正茂之時耳歐誤

本義云鴟鵂篇見於書金縢最可據而康成箋與金縢特異予竊繹之鄭箋與金縢正相合未嘗異也歐自誤解金縢耳予前作金縢傳說辨已詳言之歐公鄭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

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不通一也予案聽政固是常禮但管蔡斯時結連武庚包藏禍心其於周公方有可取而代之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豈必真疑周公有不利孺子之事而後流言乎管蔡之罪甚大故周公誅之若其心因周公攝政真疑將不利孺子而有是言則不過一無識之愚人耳乃決計殺之乎然則歐斥鄭不通者非也又云鄭謂二叔流言周公避居東二年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不能臨政耳若已能臨二年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

攝不通二也予案避居二年積誠以感之作詩貽王微言以曉之王心固已稍悟又得金滕之書感風雷之變王方且大悔而迎周公何奪之有然則歐斥鄭不通者非也又云諸儒用爾雅謂鴝鵒爲鸛鵒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又謂鸛鵒爲巧婦失之愈遠予案鴝鵒鸛鵒巧婦正一物而異其名也歐公未免少所見多所怪矣詳予尚書古文後案

本義云伐木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則此詩文王詩也伐木庶人賤事不宜爲文王

詩且文王之詩雖令汎言凡人猶當以天子諸侯
事爲主今每以伐木爲言是以庶人賤事爲主豈
得爲文王詩予案文王之詩言伐木何害若以此
遂疑爲庶人詩則雅詩之中不當忽間以一篇庶
人宴飲閑詩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天子同姓謂之
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據此則此詩之稱謂其非庶
人也明矣周禮地官云舍人祭祀共簋簋冬官疏
云祭宗廟用木簋天地用瓦簋劉彝云簋八則籩
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何楷云禮有饗有食有燕

饗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食
禮無樂有飯有殽設酒而不飲燕禮一獻之禮畢
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其樂無算也詩言肥牡
肥羜是用太牢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籩豆有踐
是有飯有殽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
無算爵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
據此則此詩之儀節其非庶人也又明矣

雨無正序與毛公皆以爲幽王鄭以爲厲王歐於
十月之交小旻小宛皆從毛爲刺幽王於此詩獨
曰考詩七章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及無罪之人

淪陷非辜自二章下皆言王流於彘已後之事予
案浩浩昊天一詩亦當從毛爲刺幽正大夫離居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離居者
避去而居於外也責諸臣因幽王昏亂畏禍避去
但知自全之計而不肯復歸擁護王室觀犬戎殺
幽王於驪山下曾無一人入援則當日孤立之勢
可知詩人蓋預憂之而爲是言也故末章呼離居
者謂之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言我勸
爾復遷歸王都爾輒以未有室家爲辭王都者指
幽王所都而言若謂責大夫諸侯不肯從厲王出

居彘則所謂王都將何指耶所謂昔爾出居者豈以其不從王在外而反謂之出居耶范祖禹曰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據此則離居者乃全軀去國之人而莫肯夙夜朝夕者乃苟生遠害之義也於不肯從王居彘之意豈有合乎

生民詩毛謂姜嫄帝嚳高辛之配高辛爲天子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禘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見於天將事齋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避之云

云本義駁之云姜嫄從高辛祀郊禘而生子則是
以人道而生矣有何爲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
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毛傳商頌亦言
高辛次妃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高禘而生契其
先生契也未嘗以爲異其後生稷豈特駭而異之
乎子案毛說未允歐駁之是也但欲據先生契未
嘗爲異以駁毛則不足服毛之心契稷雖異母歐
亦何據而知先生契後生稷邪以予考之履帝武
敏歆斷從毛說至其所以棄之之故則近日常熟
陶貞靖晚聞存稿云稷之致棄經固明言之諸儒

特未察耳經曰先生如達注但云易生而不知其所以易又未悉其初生之狀愚反覆推求質之牧豎而後得之凡嬰兒在母腹有物裹之所謂胞衣是也臨蓐時其衣先破兒體少舒手足漸欲動搖故生之難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易稷生如達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也是以無啼聲及轉徙數處鳥去而呱蓋至是始離於胞然則前此疑而棄之乃人之常情又何怪乎此說新而確發前人所未發宜從之

本義鳧鷖涇沙渚濃疊皆水旁爾鄭曲爲分別皆

臆說也予案五字之義各異諸家字書詳矣不得
概云水旁

本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鄭引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
來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衍說也
予案鄭以屋漏與神格聯合解之者蓋因戴記引
此詩以証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說故耳

本義云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曰於皇來牟毛但
以牟爲麥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
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

今文尚書僞泰誓文也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麥
俱來生民曰誕降嘉種毛謂誕降者天降也鄭云
天應堯之顯后稷爲之下此嘉種蓋毛鄭於生民
已爲天降四穀之說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
泰誓三篇得於河內女子有白魚赤烏之事魯共
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初無怪說然則白魚赤烏
甚爲繆妄牟者百穀中一穀故孟子亦言麴麥然
言麴又言麥則非一物蓋麥類也學者以麥不當
有二名因以麴爲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牟爲麥
則非爾爾雅釋草載詩所有穀名甚多獨無來謂

之來牟是毛公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爲麥可知旁
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闕其不知可也
來牟之義旣未詳二篇之義亦當闕其所未詳予
案牟疑古字通用歐旣自以牟爲麥類矣又以來
字之疑而謂來牟爲非麥又欲因來牟之疑并缺
思文臣工二篇不解其論迂陋不可從

讀詩大雅崧高篇書後

申伯初無功德徒以姻婭屬籍封之大藩特命召
伯爲之營邑於謝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徒我御
我師我旅勞費甚矣卒之申伯之後爲申侯召戎

殺幽王驪山下外戚之禍於是爲烈漢恩澤侯表
云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蓋王氏五侯而漢亡申
伯侈封而周亡矣尹吉甫周大臣也申伯封賞之
濫不爲救正反作詩美之彼惑於後妻使其子伯
奇衣苔帶藻作履霜之操不能齊家又烏能忠國
也然其送仲山甫也明著其德之美獨於申伯以
爲嶽降神而生其美之者浮而無實王纘王命王
錫王遣王餞重複其詞徒以侈陳其加恩無已云
爾夫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而營邑於謝築城於齊
韓侯娶汾王之甥則亦賜予無算加意戚畹如是

非祖訓矣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觀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詩及傳記不藉千畝敗于姜氏料民太原立魯武公少子戲殺杜伯宴起而姜后請愆等事亦略可見而封申伯尤失之甚者

讀史記三代世表書後

褚少孫補史記于三代世表末忽綴一段稱大將軍霍光爲黃帝後案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爲后去病以后

姊子貴任光爲郎可謂瑣瑣膺仕不足道也少孫
因光擅權爲此言以貢諛遙遙華胄至推爲古帝
王苗裔抑何妄且陋哉

讀陳平世家書後

陳平小人也漢得天下皆韓信功一旦有告反者
閭左蜚語略無證據平不以此時彌縫其隙乃倡
僞遊雲夢之邪說使信無故見黜其後爲吕后所
殺直平殺之耳迨高祖命即軍中斬樊噲而平械
之歸信吕氏所忌也故平殺之噲吕氏之黨也故
平活之平其陰附吕氏哉且平六出奇計而其解

白登之圍特圖畫美人以遺閼氏計甚庸鄙又何奇焉

讀范睢傳書後

白起破趙長平詐坑其卒四十萬自謂建不世之功孰知范睢已伺其後傾而殺之天道惡殺而好還豈不可懼哉若睢亦小人之尤也夫起在秦則可謂勞臣矣睢惡其偏已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蓋自古權臣欲竊人主之威柄雖有良將在外務掣其肘使不得成功甚且從而誅剪之其但爲一身富貴計而不爲人主計有如此者夫惟英君在上

權統于一則良將得以展其長而成功易如睢之事足以鑒矣

題後漢書後

趙明誠跋學生題名殘碑謂後漢無二名者碑多二名以此辨其非是予考後漢人名兩字者惟蘇章族孫名不韋梁商子名不疑與古人同名當是別有所取任文公謝夷吾公沙穆樊志張費長房蒯子訓計子勲上成公解奴辜王和平皆方術傳中人耳

又

此書內補入司馬彪續漢書志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爲范氏書誤也又此志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疑以司馬志補范書即劉昭所爲故後人題之如此乾隆四年翰詹諸臣校本刻于武英殿者則改云補注豈司馬志有所闕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闕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予所未詳姑再考之又天文志第三卷通卷無注必係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爲亡失更屬顯然蓋五行志多伏生鴻範五行傳

文劉昭于貌言視聽傳皆采鄭康成注獨此卷思傳劉注亡鄭注亦因之遂亡也

讀三國志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于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此豈公之所以爲國士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豈知公之心者哉

又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
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
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
下之用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
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
隨先主入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
謀心戰之說亮旣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
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
鋒統大衆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
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教倉以給

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題五代史

自薛居正序次五代以明宋所承五代史及通鑑因之愚謂朱溫篡弑之惡千古未有史家不當輒予天祐四年溫僭號開平而河東節度李克用仍稱天祐鳳翔淮南亦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唐號未絕以溫繼唐不如以克用繼唐也廢帝清泰三年十一月自焚死明年即南唐烈祖昇元元年以石敬瑭繼後唐不如以烈祖繼後唐也自是以下及開寶八年李氏滅始繫宋則名正言順矣朱子綱

目未敢顯著其失仍列爲五代然于梁先標晉吳特稱唐號迨後唐旣亡乃標晉漢周之號于前而于南唐改元獨各稱其廟號是亦可知朱子之意矣陸游于烈祖元宗後主皆稱本紀意與朱子同而戚光注馬令書有云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人心無絕也楊維禎亦曰宋統繼唐優于繼周李槃世史類編說並同皆是也且歐陽氏之前固已有先爲是說者矣太宗命李昉編前世年號爲一篇昉以梁爲僞不宜爲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又司天所用

崇天書承後唐書天祐至十九年而盡去梁所建號其說皆是也歐陽氏乃斥之而以亂臣賊子爲正將何以扶綱常而存名教乎後之作者所當竊取朱子之意急爲改正焉可也

讀王彥章傳

士以節義爲重節義以順逆去就爲斷朱溫篡弑之惡千古未有王彥章爲之盡力以死可謂不善擇主者矣蓋溫賊也彥章忠乎賊者也歐陽子修五代史爲之作傳足矣乃必特立一死節之目褒譽鄭重而他日作畫像記尤津津不去口不已過

哉

跋東都事略

陸象山疑太極圖非周元公作然潘興嗣與元公
爲友志其墓已及此書則可信矣獨怪王季平作
東都事略于元公傳獨不及太極圖隻字此亦似
別有所見非偶遺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宋史歐陽修傳

此傳云夏竦欲誅保塞脅從者二千餘人夜半屏
人以告修修止之蘇子由撰神道碑則與修謀誅
保兵者富文忠公弼也竦最惡修安肯與之密議

當以神道碑爲正

讀通鑑綱目

綱目改通鑑斥魏帝蜀誠屬定論第此論習鑿齒已爭之見晉書本傳不始于朱子也漢絕而復續則黜新莽魏滅蜀後禪晉前尚有二年予晉則已蚤不予晉則無所繫此通鑑不奪魏之意邪